



**HAL**  
open science

## 漫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

Bernard Allanic

► **To cite this version:**

| Bernard Allanic. 漫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03. <hal-02332130>

**HAL Id: hal-02332130**

**<https://hal.science/hal-02332130>**

Submitted on 24 Oct 2019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漫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

[法国] 雷恩大学 ALLANIC Bernard (安雄)

Bernard ALLANIC Univ Rennes, LIDILE - EA 3874, F-35000 Rennes, France

### 中文提要:

“理性识字法”就是一种既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又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以及认知规律的识字方法。本论文谈到怎么能构造这类的方法。作者引用一些中国母语的识字法经验,尤其是二十世纪20年代扫盲教育使用的一些识字课本以及目前还行之有效的小学集中识字方法。

**关键词:** 汉字教学, 集中识字, 理性教学法。

### 英文提要: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imary result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of Chinese as maternal language and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the teaching of character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accumulated precious experiences. The author especially studied the method of teaching characters in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pingmin jiaoyu*) of the years 1920-1927, and the “regrouped character teaching” (*jizhong shizi*) created in 1958 for primary schools. He insists on the answers these methods have given to two main questions: 1. How many characters must a student learn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ad? 2. How is it possible to teach characters in a “reasoned” way, respecting the rules of the graphic com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using the most efficient way for a student to memorize them?

### 引言

我先引用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周健先生1999年所说的话:

『为了扭转目前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相对滞后的局面,一些学校相继开没了独立汉字课,以改变“随文识字”的传统作法,力图按照汉字自身的规律来教汉字。但汉字课的独立开设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教学目的是什么?教学的对象是哪些人?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处理字与词的教学关系?(……)讲多少字?讲哪些字?字序如何安排?(……)』<sup>1</sup>

我认为周健先生提的问题都很重要,都很关键。事情真如此:我们需要创造新的教学方法去代替旧的,随意性太强的“随文识字”。按理说最好的新汉字教学方法,包括所谓“快速识字法”就应该属于“理性识字法”。什么意思?“理性识字法”就

是一种既体现汉语及汉字的特点，又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以及认知规律的识字方法。本论文就谈到怎么能够构造这类的方法。为了回答周健先生所提的问题我准备引用一些中国母语的识字法经验，尤其是二十世纪20年代扫盲教育使用的一些识字课本以及目前还行之有效的小学集中识字方法。

## 一、字量问题

### 1.1 扫盲标准

学中文的外国学习者需要学会多少汉字？为了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可以参考中国母语识字教学所能提供的知识和数据。尤其是成年语文教育方面。成年语文教育就是通常说的扫盲。有关扫盲标准，1988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规定“个人扫盲的标准是：农民识1500个汉字，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识2000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账目，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sup>2</sup>有关字量问题，这个规定的最低标准很明确地指出，一个人不能掌握1500个字就不能算通过了扫盲。

因为外国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字来讲也算是文盲，再加上培养他们能够阅读通俗易懂的报刊也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我想可以重视1.500这个数字。实际上，中国有过一段时间扫盲标准定得还更低：这就是二十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 1.2 平民教育经验

成立于1923，以“除文盲、做新人”为宗旨的“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编辑了几套专门符合文盲或半文盲的识字课本。那些课本名字都叫《千字课》，可是它们所包含的生字的数量不是1000，而是1300个左右。

表1：三种《千字课》字量比较。

课本类别	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千字课》 (1923)	世界书局 《千字课》 (1925)	平教会 《市民千字课》 (1927)
生字总数	1.286	1.368	1.302

(据艾伟《汉字问题》，1949，64页)

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陶行知先生说过：「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sup>3</sup>，目标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sup>4</sup>。读《千字课》的学习者属于12岁以上、25岁以下，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一般只能晚上听一个小时的课。课本分成四册，四个月就能完成<sup>5</sup>。

有关字量问题，平民教育经验就证明一个人如果掌握1300个汉字就能够开始阅读简单的报刊。1988年的扫盲规定把最低的脱盲标准定在1500个字。我认为对于来自非汉字圈的汉语学习者来讲，这两个数字很有鼓励性，因为老师可以告诉他们，汉字即使非常多，可是最常用的有限，学会1300至1500就够。

## 二. 字种问题

### 2.1 汉字频率统计的一段历史

如果我们决定首先教最常用的汉字，那么就会出现“常用字”概念的标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以前编写平民教育所使用的《千字课》的人员很早就重视汉字的使用频率，并借助1923年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助手刚完成的字频统计结果。这次开始于1921年的字频统计工程是中国汉字学历史上头一次进行的<sup>6</sup>。陈鹤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统计了554478个字，得到4261个不同的单字，又以各单字重见的次数，定出每个单字的价值。统计结果就被收集在《语体文应用字汇》一本书里。陶行知写了序言，并强调“使用与教学结合”这个教育原则应该应用于筛选汉字。他说：

“近代教育家要想把所学的和所用的连串起来，所以他们对于一切教材教法都要审查一番。（……）他们的主张是要所学的，即是所用的。有用处的事物才给学生学；用处最大最多最急的事物在课程中占有优先权。（……）到了后来他们连学生学的字也要审查起来了。学生现在所学的字，一个个都是有用的字吗？”

因此可以说出版于1925年的《市民千字课》就是中国识字教学历史上第一本按科学的字频统计结果编写的识字课本。

### 2.2 当代的汉字频率统计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行过一系列汉字字频统计研究。其中影响最大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sup>8</sup>），它的结果被收集在1977

年印出的《汉字频度表》。

表 2, 1977年的字频统计

单字号	累计频率%
1-500	78
501-1000	91
1001-1300	94.7
1301-1500	96
1501-2000	98
2001-3000	99.6
3001-6374	100

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以后进行的别的汉字字频统计研究都印证了这些结果。比如1998年美国语言学家Jun Da 得到的成果与1977年非常相似<sup>9</sup>：

表 3: 1998年的字频统计

单字号	累计频率%
1-500	75
501-1000	88.5
1001-1300	92.44
1301-1500	94
1501-2000	97
2001-3000	98.5
3001-6538	100

这两张表指出中国文字“常用字”的高度集中。频率最高的前500个占语料库的75%至78%，前1300个占92.4%至94.7%，1500个占94%至96%。这两次统计研究的语料库非常宽大<sup>10</sup>，因此所得到的数据就可以扩展到一般的报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认识频率最高的1300至1500个字，他就可以读通一般读物的92至96%左右的字。这就给中国成年人的识字教学经验提供了很好的科学依据。同时也应该引起对外汉语教学专家的注意和重视。

### 2.3 字频因素与汉字表的制定

真象冯志伟所说,「传统的文字学认为,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但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它必须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存在,在交际过程中,有的汉字使用得多些,有的使用得少些,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因此,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汉字还应当具有第四个要素字频。」<sup>11</sup>

对外汉语教学界在研制有教学指标的汉字表或编辑识字教材时就应该重视汉字的使用频率。这影响到两方面:1)频率最高的前500个字应该领先,因为它们至少占有读物用字的四分之三 2)频率低的汉字不要太多。

目前在中国独立开课的对外汉字教学的核心内容是汉语水平考试的《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sup>12</sup>。笔者检查了这张甲级字表所含的800个汉字的频率,结果为:1)至少有51个高频字(属于1977年和1998年两次统计的频率最高的前500个字的范围里)没被选取(表4),2)被选取有88个不属于1977年《汉字频度表》里的前1500个频率最高的汉字,(表5):

**表4: HSK甲级字表不包括的51个高频字.**

保兵并程传此达党队格构管华及即金据军类  
林命强区权群任入始式受斯统委象形性选议  
由于与越造则战证至制众转资

**表5: HSK甲级字表所含的频率不高的字**

矮搬抱饱杯彩晨窗戴店丢烦啡父傅姑馆喝鸡  
驾蕉饺姐晴橘咖棵咳渴蓝篮俩凉凉辆楼旅帽  
妹呐奶暖爬拍朋碰啤栗漂瓶萍骑晴舍剩拾舒  
睡嗽宿抬汤躺疼踢庭挺腿袜玩碗鞋幸姓颜宴  
椅译谊赢泳邮愉脏澡桌租昨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特殊情况:有一些汉字即使在读物中的使用频率较低,但我们不得不教授。从表5可以检出不少这类的字,比如“杯、店、丢、父、馆、喝、姓、昨”,等等。但是《800个甲级字表》里,除了那些字之外还有不少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字课程里根本不用教授的生字,比如:“矮、搬、戴、橘、赢”、等等。

表6: 《800个甲级字表》中属于使用频率低的10个汉字的性质。(按字音排列)

汉字	相应词语	《汉字信息字典》里的汉字频序号	部件数	笔画数
驾	劳驾	2103	3	8
蕉	香蕉	2603	3	15
橘	橘子	4171以上	5	16
渴	渴	2255	3	12
裤	裤子	2691	3	12
躺	躺	2385	4	15
嗽	咳嗽	2721	3	14
碗	碗	2004	4	13
鞋	鞋	2068	3	15
赢	赢	2369	5	17

这十个汉字的使用频率都很低,而且都是所谓“多重合体字”,即它们是由两个部件以上组成的,笔画数量也比一般常用字高。为了记住它们的字形,学习者要花大量的时间,有一点事倍功半的感觉。

以上的三张表很明显地指出如果在上汉字课的时候,老师们决定使用《HSK 800个甲级字表》作课程的核心,最好还是作一些调整,比如可以增加一些高频字,如“由、入、象、区”,等等。同时也可以删除既难写,又不属于最常用字的一些单字,比如表6,所含的汉字。

#### 2.4 汉字频率统计的特殊性

谈到汉字频率问题时,也应该提到一般字频统计研究的特殊性,因为它们所分析的语料库主要是由书籍和文章组成的,所以得到的使用频率只是书报上的频率。这引起二种影响:

1) 这样的统计让我们轻视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说可是不常写的词语,因为那些词语当中有的是由非“常用字”而写的,比如“麻烦”的“烦”、“劳驾”的“驾”。研制汉字表时应该注意这一点。关于可不可以选取一部分这类的字,我认为首先要考虑到那些字的读写难度,(上边我已经提到一些典型的例子)

2) 跟这个相反的有一批高频字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不多,如“及”、“由”、“与”。为了培养学习者更快地能达到阅读能力,我认为应该选取它们。

## 2.5 一般汉字频率统计的缺点

一些汉字的频率不反映它们真正的常见性,如:“姓”,“店”“保”,“父”,“勿”,“卡”,“厦”。这六个字都很常用,也很常见,不过按照一般的汉字频率统计,它们的使用频率较低。只是因为它们主要不出现在书报上,它们最多是在表格、单字、信件等别的应用文件或在街上可以看到的广告、牌子、路标,等等上写着。比如“什么大厦”、“IC卡”、“请勿吸烟”,等等。一种理性的对外汉字教学方法不能不关注这样的字,因为对于学中文的欧洲人来讲,他们在中国时把在街道上出现的文字看成一本大书一样。遗憾的是象1977年或1998年进行过的字频统计研究都不反映这本大书的用字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平民教育运动的时候,一位学者已想到这个问题,当时刘德文先生,为了继续陈鹤琴的汉字频率统计研究,主张组成另一种语料库,便收集各种各样的应用文件,如广告、信件、账单、发票等等。<sup>13</sup>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向刘先生学习并从事同样的研究。

## 三. 字序问题

### 3.1 汉字构字规律

汉字字形结构有规律。汉字字符虽然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但是如果把它们分解为部件,数量还是有限的。<sup>14</sup>

有关部件之间的配合,汉字学把汉字(整字)分成两组.独体字和合体字。

一种理性汉字教学方法应该尊重并体现这些构字规律。这就涉及到汉字教学的字序问题,即生字的排列顺序。真象华卫民所说:『进行筛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根据汉字结构自身的规律来教授汉字:先教独体字,后教合体字,先教简单合体字,后教多重合体字,有的相关字一起成组教授。』<sup>15</sup>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先教构字能力强的独体字或别的“成字部件”,后教由它们组成的生字。比如先教“方”,后教“房”、“放”、“访”;先教“斤”,后教“听”、“近”、“新”,等等。

按理说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反映汉字规律而且也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叶德明通过对话方式研究过来自非汉字圈的24位西方学生阅读与书写汉字的时候采取



什么策略。他指出100%的学生为了记忆汉字就“把汉字组成部件”，91%同时“利用已会写的字来学新字”。<sup>16</sup>

### 3.2 小学集中识字法

中国母语识字法，特别是小学识字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非常重视汉字规律。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好是辽宁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1958年创造的集中识字法。他们充分体现汉字构字的特点，首先让学习者要学“四大基础”，即：汉语拼音、笔画笔顺、一百多个独体字左右以及最常用的偏旁部首。这个阶段完整了以后，就开始进行真正的集中识字方法，即“基本字带字”。下面是来自黑山北关学校教材，第一册集中识字单元的第37课的例子<sup>17</sup>

		<i>jiang</i>		<i>hong</i>	
工	— —	江	(江水)	红	(红色)
		<i>bian</i>		<i>lao</i>	
力	— —	边	(江边)	劳	(劳力)
		<i>yang</i>		<i>zao</i>	
日	— —	阳	(太阳)	早	(早上)
				<i>cao</i>	
				草	(青草)

“基本字带字”就是把由同一个成字部件（即基本字）所构成的一组汉字一起教，并用基本字一串一串地带生字。比如“工”是“江”、“红”的部件，因为“工”自己也是一个汉字，所以被称为“基本字”。

这个教学法由于突出字形规律，循序渐进，基本上就不出现生字先后安排的冲突。“基本字带字”因为使用学习者已经学过的“熟”字去带动生字，也非常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策略。

### 3.3 甲级基本字表

当然对外汉字教学不可以套用中国小学的集中识字法，但是完全可以参考。比如如果我们能了解集中识字法教材一共使用多少基本字，用那些基本字带动多少生字，我认为这类的知识能帮助我们研制更理想的初级汉字表，因而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快地教授汉字。我就从事了这样的统计研究。结果为：一、二年级一共有313个基本字。那313个基本字，用“基本字带字”的教学方法一共带动1400个生字。

下边我提供给大家参考的这张表收集了黑山北关学校集中识字教材在第一年级所教授并使用的90个基本字，括号里的数字指该“基本字”在第一、二年级一共带动的生字数量，即它们的“构字能力”。

表 7: 黑山北关学校一年级的90个“基本字”

巴(7) 白(5) 半(4) 包(9) 贝(11) 必(2) 并(4) 不(4) 才(4) 采(4)  
 车(4) 寸(4) 大(5) 旦(4) 丁(4) 冬(3) 斗(2) 朵(2) 方(7) 分(6)  
 干(4) 艮(7) 更(2) 工(9) 古(5) 骨(2) 瓜(3) 果(3) 亥(3) 合(8)  
 火(3) 及(3) 吉(2) 几(2) 己(2) 加(2) 见(4) 交(6) 介(2) 京(7)  
 九(3) 可(3) 口(2) 里(5) 力(2) 立(2) 令(9) 马(4) 每(5) 木(6)  
 皮(7) 平(4) 其(3) 青(7) 求(2) 去(2) 人(3) 尚(10) 少(7) 舌(4)  
 十(3) 失(3) 市(2) 台(2) 唐(2) 田(6) 同(4) 土(3) 亡(3) 王(2)  
 我(2) 西(2) 牙(5) 羊(4) 也(5) 义(2) 水(2) 又(8) 玉(2) 元(5)  
 原(2) 云(4) 占(6) 者(4) 争(3) 中(3) 主(5) 专(2) 自(2) 子(4)

这张表只包括“构字能力”强的最常用的基本字。因此可以把它称为“甲级基本字表”。

## 附注

<sup>1</sup> 周健(2001), 247页

<sup>2</sup> 佟乐泉(1993)

<sup>3</sup> 应用于王炯照(1994), 313.314页

<sup>4</sup> 同3.

<sup>5</sup> 我有幸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料室里, 看到了1927年出版的第一册《市民千字课》。它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全册分成24课, 每课有10个生字左右, 每篇课文都附有一张以现实主义风格画的插图。课文内容也很体现实际生活, 比如第一课就象一张报名单: “我来报名, 姓. (空白), 名: 年岁: 住: 。”这样的内容反映中国20年代流行的美国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的两个主要原则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及“教学与使用结合”。

<sup>6</sup> 苏培成(2001), 61页.

<sup>7</sup> 陈鹤琴(1928)

<sup>8</sup> 见苏培成(1994) 29-31页.

<sup>9</sup> 见他的网叶: <http://lingua.mtsu.edu/chinese-computing/docs/index.html>

<sup>10</sup> 748工程统计21.629.372字; Jun Da为45.376.453字.

<sup>11</sup> 冯志伟著《现代汉字和计算机》109页, 引用于苏培成(2001), 60页.

<sup>12</sup> 见易洪川(1998)

<sup>13</sup> 见苏培成(2001), 77页.

<sup>14</sup> 1997年发表的“汉字部件规范表”统计了信息处理用的GB13000.1字符集的20902个汉字,

结果是它们是由560个基础部件构成的。

<sup>15</sup> 华卫民（1999），31页。

<sup>16</sup> 叶德明（2001），142页。

<sup>17</sup> 张田若（1999）

## 参考文献

艾伟，《汉字问题》，中华书局，1949。

白乐桑（1997）.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鹤琴，《语体文应用字汇》，商务印书馆，1928。

崔永华（1997）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郭林、张田若（1991）《集中识字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华伟民（1999），谈汉语双轨教学中汉字的引入，《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吕必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李公宜、刘如水（主编），《汉字信息字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刘英林、宋绍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吕必松（主编）《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苏培成（1994），《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培成（2001），《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学研究》，书海出版社。

佟乐泉（1993），《扫盲用字表》的研制，《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叶德明（2001），外籍学生阅读与书写汉字之策略，《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语言研究》编辑部出版。

易洪川、杨夷平、朱全红（1998），从基本字表的研制看汉字学与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张隆华（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张田若（主编），《小学语文新实验课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张学涛，（1997），基本字带字教学法应用于外国人汉字学习，《汉字文化》，第4期。

周健（2001），论对外汉字教学的阶段性策略，《第三届国际华文教育研究研讨会论文集》，话语教学出版社。